　　矿难拒救婆婆后，去陪青梅的丈夫悔疯了

　　导语：

　　矿井坍塌，婆婆被困生死未卜。

　　村长让我去找矿场技术员的丈夫，我却拒绝了。

　　前世。

　　我发疯似的跑了几公里路，跪在KTV包厢门口，求丈夫赵卫国回去救他亲妈。

　　他却嫌我扫了他的兴，依旧和青梅白若兰你侬我侬。

　　白若兰依偎在他怀里，声音甜得发腻，眼底却闪过一丝幸灾乐祸：

　　“卫国哥，阿姨吉人自有天相，肯定没事的啦，就是小塌方而已，素瑶姐姐也太大惊小怪了。”

　　等他终于被忍无可忍的村民用唾沫星子请回去时，黄金救援时间早已错过，最终婆婆失血过多，没能挺过来。

　　然而就在那天，赵卫国走后，白若兰却被一群醉酒的黄毛侮辱致死，赵卫国竟把所有的怨恨都算在了我的头上。

　　他把我拖到荒郊野外，用汽油活活烧死。

　　烈焰焚身的痛苦，我至死都记得清清楚楚。

　　“凭什么死的是若兰不是你！姜素瑶！都是你！是你害死了若兰！”

　　再次睁开眼，我选择成全丈夫，不再去KTV打扰他和他的青梅。

　　可当他来到矿上时，却后悔莫及了。

　　1

　　巨大的声响伴随着地面的震动，将我从黑暗中猛地拽回现实！

　　“素瑶，快！快去找卫国！他是矿上的技术员，他懂这个，只有他能救你婆婆！”

　　村长焦急的声音在我耳边炸开。

　　去找赵卫国？

　　前世的画面如潮水般汹涌而至。

　　我竟然重生回了矿难发生的这一刻。

　　“素瑶！素瑶！你发什么呆啊！人命关天啊！”

　　村长见我迟迟不动，更加用力地摇晃我。

　　我抬起头，眼底只剩下经历过一次死亡的、死水般的平静。

　　“村长，卫国他和白若兰在镇上的KTV，就算我去了，他也未必肯回来。”

　　空气瞬间凝滞。

　　赵卫国和白若兰那点破事，村里早就传遍了。

　　大家脸上都露出了然又尴尬的神色。

　　“KTV？！那个挨千刀的畜生！老娘还在井底下生死未卜，他还有心思风流快活！”

　　一个平日里泼辣的婶子第一个忍不住，唾沫横飞地骂了起来。

　　“我去把他狗日的揪回来！打断他的腿！”

　　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王强，气得撸起袖子就要冲。

　　“我们一起去！把他绑也得绑回来！”

　　几个热心的村民立刻响应。

　　“他不会相信你们，更不会回来。去了说不定还会被他倒打一耙，说我们故意咒他妈。”

　　我的话让众人面面相觑。

　　“那……那可怎么办啊？总不能眼睁睁看着赵家婶子在底下……”

　　村长急得原地打转，搓着手，额头上全是汗珠和灰尘。

　　“等不了专业救援队了。”

　　我看向那岌岌可危、不断有碎石掉落的矿井入口。

　　前世，就是因为赵卫国来得太迟，导致婆婆最终失血过多，没能挺过来。

　　重活一世，我绝对不能眼睁睁看着婆婆因为一个错误，而死去！

　　“必须立刻进行初步加固，防止发生更严重的二次坍塌，否则谁也下不去！”

　　我深吸一口气，努力摒除脑海中赵卫国那张令人作呕的脸，竭力回忆着前世他被逼回来后，一边骂骂咧咧一边指挥救援时提到的几个关键技术点。

　　他是技术员，虽然人渣，但专业知识还在。

　　“素瑶，你……你懂这个？”

　　村长有些难以置信。

　　“以前……卫国喝醉了偶尔会念叨几句矿上的事，我听过一些。”

　　我含糊地解释。

　　时间紧迫，容不得丝毫犹豫。

　　村民们虽然半信半疑，但听到井下婆婆微弱的求救声，也只能死马当活马医。

　　大家听着我的指挥，立刻分头行动，找木头的找木头，清理碎石的清理碎石。

　　汗水浸湿了我的衣服，脸上沾满了灰尘，但我感觉不到累。

　　一些村民看我的眼神渐渐变了，从最初的疑惑、不解，慢慢变成了惊讶，甚至带着一丝敬佩。

　　“真没看出来，素瑶这丫头，遇到大事倒比我们这些大老爷们还顶用！”

　　“是啊，以前光看她被赵卫国那混球欺负得死死的，没想到这么有主意，脑子这么清楚！”

　　“唉，可惜了，这么好的媳妇，摊上赵卫国那么个玩意儿……”

　　初步的加固工作在紧张地进行着。

　　虽然简陋，但暂时稳住了入口，坍塌没有继续恶化。

　　就在这时，之前那个说要去KTV找人的小伙子王强，终究还是按捺不住，偷偷地朝着镇子的方向跑去了。

　　我知道，他这一去，只会带回更恶毒的羞辱和更彻底的绝望。

　　果然，没过多久，王强铁青着脸跑了回来。

　　他身后，空无一人。

　　2

　　小伙子跑到我面前，眼睛因为愤怒和屈辱而变得通红，气得话都说不利索。

　　“素瑶姐……那赵卫国！他根本不是人！”

　　周围的村民立刻围了上来，七嘴八舌地追问：

　　“怎么了？他不肯回来？”

　　“岂止是不肯回来啊！” 小伙子一拳砸在旁边的石头上，“他说你就是见不得他给白若兰花钱，眼红！嫉妒！所以才拿他妈当借口，想把他骗回去！”

　　小伙子越说越气：

　　“那个白若兰更贱！在一边阴阳怪气，说……说你是不是耐不住寂寞，在外面找了野男人，怕被卫国哥撞见，才故意编造矿难的谎言！”

　　“放屁！简直是放他娘的狗屁！”

　　“赵卫国这个天杀的！怎么能说出这种猪狗不如的话！那可是他亲妈啊！”

　　“白若兰那个烂了心肝的狐狸精！就知道挑拨离间！不得好死！”

　　村民们瞬间炸了锅，破口大骂。

　　每一句辱骂，都像鞭子一样抽在我的心上，不是为我自己，是为井下的婆婆。

　　“他还说让我们滚，别打扰他跟白若兰的好事！说他妈就算真死了，也是她自己老糊涂，命该如此！”

　　小伙子低着头，声音里充满了屈辱和愤怒。

　　“哇——”

　　矿井下，隐约传来婆婆压抑不住的、撕心裂肺的哭声。

　　“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啊，养出这么个没人性的畜生！”

　　“素瑶，是妈对不起你，是妈拖累了你！”

　　“我不活了，让我死了算了！”

　　婆婆的声音充满了绝望。

　　“妈！您别胡思乱想！我一定会救您出来的！”

　　我连忙跪下朝着井下厉声喊道，试图用声音给她传递力量，让她振作起来。

　　但我的心，却在这一刻，沉入了无底深渊。

　　我父母早逝，是婆婆将我从饿死的边缘拉扯大，供我读书，待我如同亲生女儿。

　　若没有婆婆，这世上早已没有姜素瑶这个人。

　　赵卫国和白若兰曾是青梅竹马，但白若兰在城里傍上了有钱人，便毫不犹豫地甩了赵卫国。

　　赵卫国因此深受打击，一度消沉颓废。

　　是我，怀着报答婆婆恩情和一丝不该有的怜悯之心，嫁给了这个男人，希望能用温情抚平他的伤口。

　　可没过多久，白若兰回来了。

　　听说是在外面被人骗了身子又骗了钱，被扔回了老家。

　　赵卫国得知消息，立刻像死灰复燃般，第一时间就要和我离婚。

　　是婆婆，心疼我无依无靠，甚至以断绝母子关系相逼，这才暂时拦住了他。

　　这件事在村里闹得沸沸扬扬，人尽皆知。

　　从那以后，赵卫国便将所有的不满和怨恨都归咎于我。

　　这半年来，在白若兰明里暗里的挑唆下，他认定是我拉着婆婆从中作梗，阻碍了他和真爱的团聚，于是开始变本加厉地报复我。

　　他每天带着白若兰招摇过市，去周边的镇子、县城挥霍无度，用这种方式羞辱我，折磨我。

　　此时，我能清晰地感受到周围村民投向我的同情目光。

　　羞辱，愤怒，心疼，绝望，种种情绪在我胸中翻腾。

　　3

　　“他…他还说…” 小伙子犹豫了一下，咬牙道，“就算他妈真的出事了，也是你…是你克…”

　　后面的话他没说出来，但在场的人都懂了。

　　我闭上眼睛，指甲几乎要嵌进肉里，泪水几乎要夺眶而出。

　　我强迫自己一定要冷静下来，千万不能垮。

　　婆婆还在等着我。

　　我死死咬着嘴唇，直到尝到一丝血腥味。

　　“妈！你听我说！”

　　我朝着矿井下大声喊道，声音因激动而有些颤抖。

　　“这不是你的错！是赵卫国他混蛋！你千万不能有事！”

　　婆婆的哭声渐渐小了下去，只有微弱的抽泣。

　　我转向村长和周围的村民：

　　“外面等专业救援不知道还要多久，我妈她……她撑不住的。”

　　“我现在，要下去救她。”

　　我的话像一颗炸弹，在人群中炸开。

　　“什么？！”

　　“素瑶你疯了！下面随时可能再塌！你下去就是送死！”

　　“是啊，刚才加固也只是临时的，随时可能再塌！”

　　“你一个女人进去能干什么？别添乱了！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！”

　　村民们七嘴八舌地劝阻，脸上写满了担忧和不赞同。

　　“我熟悉矿井下面的基本结构，卫国以前说过一些，我知道哪条路相对……安全一点。”

　　我搬出那个连自己都觉得蹩脚的理由，目光却异常坚定，没有丝毫退缩。

　　“而且，我妈现在情绪非常不稳定，她需要有人在她身边陪着她，给她活下去的希望！”

　　“素瑶，你的心意我们都懂，可这真不是闹着玩的啊！是会死人的！”

　　村长还在徒劳地劝说，急得直跺脚。

　　我深吸一口气，眼神扫过每一个人的脸。

　　“我知道危险。”

　　“但如果今天我妈真的出了什么事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安心。”

　　我的话让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。

　　他们看着我，像是第一次认识我一样。

　　这个平时看起来温顺、甚至有些懦弱的女人，此刻身上散发出的决绝和勇气，让他们无法再开口阻拦。

　　村长叹了口气，挥了挥手：

　　“给她找根结实的绳子，再带上水和一点吃的。”

　　有人递给我一捆绳子，一个水壶，还有几个馒头。

　　我把绳子一端系在腰上，另一端交给村长：

　　“如果一个小时后我没动静……”

　　后面的话，我没有说出口，但所有人都明白其中的含义。

　　我不再犹豫，拿着简易的工具，猫着腰，一点点钻进了那个狭窄黑暗、充满危险的入口。

　　身后传来村民们压抑的惊呼和担忧的叮咛。

　　但我已经听不清楚了。

　　黑暗瞬间吞噬了我。

　　只有冰冷的岩石触感和浓重的尘土味提醒我，我已经踏入了生死边缘。

　　矿井内部比我想象的还要糟糕，到处都是松动的碎石和摇摇欲坠的支撑木。

　　几次小规模的落石从头顶擦过，吓得我心脏狂跳。

　　不知过了多久，终于听到了前方传来微弱的呻吟声。

　　“妈！”

　　我精神一振，加快了脚步。

　　绕过一堆堵住通道的碎石，我终于看到了被困在角落里的婆婆。

　　4

　　她的一条腿被一块大石头压住了，脸色惨白，嘴唇干裂气息奄奄。

　　“素瑶……你……你怎么进来了……快出去！这里危险啊！”

　　婆婆看到我，浑浊的眼睛里先是震惊，随即涌上浓浓的自责和惊恐。

　　“快走！素瑶！你快出去！这里要塌了！”

　　她挣扎着想推开我。

　　“妈，别动！” 我按住她，声音尽量放得平稳，“我既然进来了，就不会丢下你一个人。”

　　我借着手电光，快速检查她的伤势。

　　被压住的腿已经变形，血肉模糊，其他地方也有多处擦伤。

　　我拿出带来的水壶，小心地喂她喝了几口水，又撕下自己衣服相对干净的内衬，简单地帮她包扎了一下流血最严重的地方。

　　“素瑶，是妈糊涂啊！妈不该听信了那小贱人的鬼话，跑到这鬼地方来找什么根本不存在的老东西……”

　　婆婆哽咽着，老泪纵横。

　　“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。” 我打断她，“您要保持体力，保存希望。”

　　我一边说着，一边观察着四周的环境，寻找着可能的支撑点和脱困方法。

　　压着婆婆腿的石头太大了，凭我一个人的力量根本挪不动。

　　而且周围的结构非常不稳定，任何大的动作都可能引发新的坍塌。

　　“卫国……那个畜生……他没回来？”

　　婆婆喘息着问，眼神黯淡。

　　我沉默了一下，轻轻点了点头。

　　婆婆闭上眼睛，两行浑浊的泪水滑落。

　　“我算是看透了，看透了！”

　　她喃喃自语，声音里充满了痛苦和悔恨。

　　过了好一会儿，她猛地睁开眼，眼中闪过一丝决绝。

　　“素瑶，你听我说。”

　　她抓住我的手，用了些力气，

　　“你告诉外面的人，让他们再去！告诉那个孽子，如果他今天不滚回来，我就是死了变成鬼，也不会放过他！让他必须回来！”

　　婆婆的声音带着前所未有的强硬。

　　我知道，她是彻底心寒了，也是真的怕了，怕自己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在这里。

　　“好，妈，您放心。”我握紧她的手，“我会告诉他们的。”

　　我对着来时的方向大声呼喊，把婆婆的话传达出去。

　　外面传来村民们嘈杂的回应声。

　　片刻后，之前去过KTV的那个小伙子，带着另外几个村民，再次带着婆婆的最后通牒，朝着镇上的方向跑去。

　　这一次，他们脸上带着悲愤和一种破釜沉舟的决心。

　　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，每一秒都无比漫长。

　　我紧紧握着婆婆的手，低声给她讲着以前的事情，试图分散她的注意，让她保持清醒。

　　漫长的等待，几乎耗尽了我和婆婆最后一点力气。

　　婆婆的呼吸越来越微弱，人也渐渐陷入半昏迷状态。

　　我的头也开始发晕，缺氧的感觉越来越明显。

　　就在我以为我们真的要撑不下去的时候。

　　外面终于传来了动静！

　　5

　　不是救援队的声音，而是村民们更加愤怒和绝望的吼声。

　　“畜生！简直是畜生不如！赵卫国彻底没救了！”

　　我的心一点点沉下去。

　　果然，断断续续的叫骂声传进矿井。

　　“他们还在KTV里！”

　　“我们冲进去的时候，赵卫国正抱着那个狐狸精鬼哭狼嚎地唱歌！”

　　“我们把赵家婶子的话说了，你们猜那畜生怎么说？”

　　一个村民的声音带着哭腔：

　　“他说他妈老糊涂了，肯定是跟着你一起演戏骗他！他还说要是我们再敢去烦他，就报警抓我们！”

　　“白若兰那个贱人！还在旁边煽风点火，说阿姨就是太想抱孙子了，故意用这种苦肉计逼卫国哥回家！还说什么……什么女人太作了就没人要……”

　　“赵卫国护着那个贱人，把我们都推了出来，说……说就算他妈死了，也跟我们没关系，都是被素瑶姐这个扫把星克的！”

　　外面的咒骂声越来越响，夹杂着女人的哭声。

　　是村里的婶子们，她们也听不下去了。

　　婆婆猛地睁开眼睛，像是回光返照一般，死死地抓住我的胳膊，指甲掐进了我的肉里。

　　“他……他真的这么说？”

　　她嘴唇哆嗦着，眼睛瞪得老大，充满了血丝。

　　我艰难地点了点头，喉咙哽咽得说不出话。

　　“噗——”

　　婆婆一口气没上来，猛地喷出一口血，溅了我一脸。

　　然后她的头一歪，彻底晕死过去。

　　“妈！妈！”

　　我惊慌地摇晃着她，可她没有任何反应。

　　探了探她的鼻息，微弱得几乎感觉不到。

　　完了。

　　彻底完了。

　　赵卫国，你这个杀人凶手！

　　你亲手杀死了你的母亲！

　　一股巨大的悲愤和绝望瞬间淹没了我。

　　外面的喧嚣似乎也静止了。

　　所有人都被这残酷的现实打击得说不出话来。

　　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死寂和绝望。

　　我抱着婆婆冰冷的身体，感受着她生命气息的流逝，眼前一片黑暗。

　　这一刻，我甚至感觉不到愤怒，只剩下无边无际的冰冷和麻木。

　　就这样吧。

　　一起死在这里，或许也是一种解脱。

　　至少，黄泉路上，我和婆婆还能做个伴。

　　而赵卫国和白若兰，你们就继续在外面逍遥快活吧。

　　只是不知道，午夜梦回时，你们会不会被良心的谴责惊醒？

　　哦，不，你们这种人，根本没有良心。

　　6

　　矿井内的空气越来越稀薄，粉尘的味道呛得我阵阵咳嗽。

　　婆婆一直昏迷不醒，呼吸微弱得如同风中残烛。

　　我的意识也开始模糊，头痛欲裂，四肢百骸都叫嚣着疲惫。

　　外面的村民似乎也陷入了绝望的沉默，偶尔传来几声压抑的啜泣。

　　他们没有专业的工具，没有救援知识，面对这随时可能再次坍塌的矿井，只能束手无策。

　　“素瑶……我对不起你……”

　　婆婆忽然呓语般地开口，眼睛并没有睁开。

　　“下辈子……找个好人家……别……别再遇到卫国这样的……”

　　她的声音细弱蚊蝇，却像针一样扎进我的心里。

　　“妈，您别说话，留点力气。”

　　我哽咽着，握紧她冰冷的手，眼泪不受控制地滑落，滴在她的手背上。

　　难道真的就这样结束了吗？

　　我不甘心！

　　我好不容易重生一回，不是为了和婆婆一起憋屈地死在这个暗无天日的矿井里的！

　　就在我的意识也即将被黑暗吞噬时，外面忽然传来一阵不同寻常的嘈杂声。

　　“队长！这边！矿井入口在这边！”

　　“快！带上工具！”

　　我猛地睁大眼睛，努力侧耳倾听。

　　“里面的人能听到吗？”

　　一个洪亮而焦急的男声从外面传来。

　　有人来了！

　　不是专业的救援队，听声音像是……镇上的民兵队？

　　虽然他们的装备可能也很简陋，但至少，他们来了！

　　这意外的援助，像是一道微弱的光，瞬间刺破了笼罩在我心头的绝望阴霾。

　　“能！能听到！”

　　我用尽全身力气，朝着外面嘶哑地喊道。

　　“妈！有人来救我们了！您再坚持一下！”

　　我激动地摇晃着婆婆。

　　或许是我的呼喊起了作用，或许是求生的本能，婆婆的眼皮似乎动了一下。

　　民兵队长是个三十岁左右的汉子，面容刚毅，行动果断。

　　他带着几个队员，正在紧张地勘察矿井入口的情况，商量着救援方案。

　　他们带来的工具确实简陋，只有一些粗绳、铁锹和撬棍，但他们的到来，无疑给绝望的村民们注入了一针强心剂。

　　就在这时，一阵汽车喇叭声由远及近，刺耳地响起。

　　紧接着，一辆小轿车歪歪扭扭地停在了不远处。

　　车门打开，赵卫国和白若兰的身影出现在众人面前。

　　赵卫国脸色阴沉，衣服还有些凌乱，像是刚从什么地方被揪出来。

　　白若兰则穿着一身时髦的连衣裙，化着精致的妆容，与这尘土飞扬、气氛凝重的现场格格不入，她挽着赵卫国的胳膊，脸上带着一丝不耐烦和嫌恶。

　　赵卫国一眼就看到了被民兵队员用绳子固定，半个身子已经探出井口的我。

　　他没有丝毫关切，反而勃然大怒，几步冲了过来。

　　“姜素瑶！你他妈有完没完！” 他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骂。

　　“闹！你就继续闹！把事情闹得这么大，让全矿的人都看我笑话，你满意了？！”

　　7

　　他的声音尖利刺耳，充满了怨毒。

　　我浑身冰冷地看着他，连反驳的力气都没有。

　　“卫国哥，你别生气嘛。”

　　白若兰娇滴滴地走上前，拉住赵卫国的胳膊，目光却像毒蛇一样扫过我，

　　“素瑶姐可能也是太担心阿姨了，一时糊涂，才把事情闹成这样，你看这不是民兵队的都来了吗？肯定没事的。”

　　她的话听起来像是在劝解，实则句句都在拱火，暗示是我小题大做，故意惊动了民兵队。

　　赵卫国被她这番话一劝，更是怒火中烧。

　　“担心？我看她是巴不得我妈出事！”

　　他甩开白若兰的手，猛地朝我扑过来，伸手就要抓我的头发。

　　“你这个扫把星！是不是你把我妈骗到这里来的？说，你到底安的什么心！”

　　我本就虚弱不堪，被他这突如其来的一扑，重心顿时不稳，眼看就要重新摔回矿井的危险区域！

　　周围的村民和民兵队员都发出了惊恐的尖叫！

　　白若兰的嘴角，勾起一抹不易察觉的、恶毒的笑容。

　　我的心沉到了谷底。

　　难道，我终究还是逃不过这一劫吗？

　　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！

　　一道身影猛地冲了过来，一把将发疯似的赵卫国狠狠推开！

　　同时，一双有力的大手稳稳地扶住了我摇摇欲坠的身体。

　　是民兵队长！

　　“你干什么！”

　　队长将我护在身后，怒视着被推倒在地的赵卫国，声音如同洪钟，

　　“你想害死她吗？！”

　　赵卫国狼狈地从地上爬起来，脸上青一阵白一阵，恼羞成怒。

　　“你他妈谁啊！多管闲事！” 他指着队长的鼻子骂道，“这是我家的事，用不着你插手！”

　　“哎呀，队长，” 白若兰立刻凑上前来，阴阳怪气地说道，“您这么护着素瑶姐啊？不知道的，还以为你们……”

　　她的话没有说完，但那暗示意味十足的眼神，让在场所有人都皱起了眉头。

　　“你闭嘴！” 队长厉声喝止了她，目光锐利如刀，“现在救人要紧！没时间听你在这里胡说八道！”

　　“就是！赵卫国你还是不是人！”

　　“自己亲妈在井下生死不明，你还有心思在这里发疯！”

　　“队长救了素瑶，你还污蔑人家！”

　　“白若兰你个狐狸精，就知道挑拨是非！”

　　被压抑了许久的村民们终于爆发了，纷纷站出来指责赵卫国和白若兰。

　　唾沫星子几乎要把他们淹没。

　　赵卫国被骂得脸色铁青，却兀自嘴硬：

　　“你们懂什么！这都是姜素瑶这个贱人搞出来的鬼！她就是演戏给你们看！想败坏我和若兰的名声！”

　　他梗着脖子，一副死不悔改的样子。

　　队长懒得再跟他废话，冷冷地瞥了他一眼，对旁边的队员命令道：

　　“继续救援！派两个人看着他，别让他再捣乱！”

　　两个年轻的民兵队员立刻上前，一左一右“夹”住了赵卫国，让他动弹不得。

　　赵卫国气得哇哇大叫，却无济于事。

　　白若兰见状，脸色也有些发白，往后缩了缩，不敢再多言。

　　人心向背，在这一刻体现得淋漓尽致。

　　8

　　所有人都自发地围在我和队长周围，同仇敌忾地瞪着赵卫国和白若兰。

　　我靠在冰冷的岩壁上，看着眼前这戏剧性的一幕，心中五味杂陈。

　　有感激，有愤怒，更多的，是一种说不出的悲凉。

　　这就是我爱了那么多年，付出了那么多的男人。

　　何其可笑。

　　赵卫国被两个民兵队员架着，无法靠近我，但他那张嘴却没有停下。

　　他像一条疯狗一样，对着我狂吠。

　　“姜素瑶！你这个毒妇，我怎么会摊上你这么个丧门星！”

　　他的声音尖锐刻薄，每一个字都像淬了毒的针，狠狠扎向我。

　　周围的村民和民兵队员都听不下去了，纷纷怒斥他。

　　“赵卫国！你积点口德吧！”

　　“素瑶哪里对不起你了？！”

　　“我看你就是被狐狸精迷了心窍！”

　　赵卫国却像是没听见一样，目光死死地盯着我，充满了怨恨。

　　“我告诉你！我赵卫国这辈子只爱若兰一个人！娶你，是我这辈子最大的耻辱！”

　　他公开地，当着所有人的面，践踏着我最后一点尊严。

　　“卫国哥……你别说了……”

　　白若兰在一旁适时地拉了拉他的衣袖，眼眶红红的，泫然欲泣，

　　“都是我的错……我不该回来找你……呜呜呜……”

　　她这副楚楚可怜的样子，更是激起了赵卫国的保护欲。

　　“若兰你没错！错的是她！”

　　他指着我，面目狰狞，

　　“是她死皮赖脸占着赵家媳妇的位置不放！是她嫉妒你，才想出这么恶毒的法子来害我们！”

　　“你放屁！”

　　有村民忍不住怒吼，

　　“白若兰当年嫌你穷，跟着大款跑了，后来还被人玩了身子不要了！还不是看你当上了技术员工资高又跑了回来！谁不知道她安的什么心啊！”

　　“就是！赵卫国你眼睛瞎了吗？！”

　　白若兰被揭短，无力反驳，只能死死地抓住赵卫国的胳膊，把头埋在他怀里，肩膀一抽一抽地哭泣。

　　赵卫国被众人的指责和白若兰的委屈彻底激怒了。

　　他口不择言，开始用最恶毒的语言辱骂我，甚至牵连到我早已过世的父母。

　　“你跟你那死鬼爹妈一样！都是短命鬼！扫把星！”

　　“怪不得他们死得早！就是被你克的！”

　　“你这种女人，就该烂在这个矿井里！”

　　他的话越来越难听，越来越不堪入耳。

　　每一个字，都像一把钝刀，在我的心上反复切割。

　　周围一片死寂。

　　所有人都被赵卫国的恶毒和无耻震惊了。

　　连那两个架着他的民兵队员，都忍不住露出了鄙夷和愤怒的神色。

　　我抬起头，冷冷地看着他。

　　看着这个我曾经深爱过的男人，如今像个跳梁小丑一样，在我面前疯狂地表演。

　　我的心，一片麻木。

　　没有愤怒，没有悲伤，甚至没有恨。

　　只剩下无边无际的荒凉和……恶心。

　　赵卫国，你成功了。

　　你成功地让我对你，连最后一丝情绪都吝于付出了。

　　9

　　就在赵卫国骂得唾沫横飞，周围的空气都仿佛凝固了的时候。

　　我终于开口了。

　　声音不大，却像冰锥一样，瞬间刺穿了现场的嘈杂。

　　“赵卫国。”

　　我平静地看着他，眼神里只有一片死寂的冰冷。

　　“你还记不记得，十年前你爸生病住院，是谁家东拼西凑，送来了救命钱？”

　　我的声音很轻，没有指责，只是陈述一个被遗忘的事实。

　　赵卫国的咒骂声戛然而止，脸色瞬间变得有些不自然。

　　他张了张嘴，似乎想反驳，却又不知道该说什么。

　　周围的村民也都安静下来，看向赵卫国的眼神更加鄙夷。

　　这件事，村里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。

　　当年赵家困难，是我家，在我自己都吃不饱穿不暖的情况下，拿出了仅有的积蓄，还找亲戚借了钱，才帮他们家渡过难关。

　　“哎呀，素瑶姐，你怎么还提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啊？”

　　白若兰娇嗲的声音再次响起，打破了这短暂的凝滞。

　　她从赵卫国身后探出头，语气十分轻蔑。

　　“谁家还没点困难的时候？互相帮一把不是应该的吗？难道还要记一辈子账啊？”

　　她说着，瞟了我一眼，嘴角勾起一丝恶毒的弧度。

　　“再说了，那点钱，卫国哥早就加倍还给你家了吧？你现在拿出来说事，不觉得没意思吗？”

　　她顿了顿，声音拔高了一些，带着明显的侮辱意味。

　　“某些人，父母死得早，没人教，就是小家子气，一辈子只会惦记着那点蝇头小利！”

　　轰！

　　我的脑袋里像是有什么东西炸开了。

　　我可以忍受赵卫国的辱骂，可以忍受他的背叛，甚至可以忍受他对婆婆的冷漠。

　　但她，白若兰，凭什么侮辱我死去的父母？！

　　一股难以遏制的怒火瞬间从心底窜起，烧得我四肢百骸都在颤抖。

　　我猛地抬起头，目光如利剑般射向白若兰。

　　“道歉！”

　　白若兰被我的眼神吓得瑟缩了一下，但很快又挺直了腰板，躲到赵卫国身后，继续装可怜。

　　“素瑶姐，我……我说错什么了吗？我只是实话实说……”

　　“你他妈跟谁俩呢！敢吓唬若兰！”

　　赵卫国再次被挑唆起来，挣扎着想要冲过来，被民兵队员死死按住。

　　“姜素瑶！我警告你！你要是敢动若兰一根手指头，我弄死你！”

　　看着他维护白若兰的丑恶嘴脸，我忽然笑了。

　　笑得悲凉，笑得绝望。

　　“赵卫国，” 我收起笑容，一字一句清晰无比地说道，“我们离婚。”

　　空气再次凝固。

　　所有人都愣住了，包括赵卫国和白若兰。

　　赵卫国愣了几秒，随即嗤笑一声：

　　“离婚？姜素瑶，你说的是真的？这可是你说的，可不是我逼你的！大家伙可都听到了！”

　　10

　　白若兰回来之后，是婆婆一直不让他和我离婚，说我家过去帮过他们家，要赵卫国知道感恩。

　　说我一个女人家要是离婚了，孤苦伶仃的，在外面会很苦，要是赵卫国和我离婚了，就不认他这个儿子。

　　赵卫国只好作罢，然后开始报复我，整日和白若兰厮混在一起。

　　“等妈救出来，我们就去民政局，把手续办了。”

　　“从此以后，你和白若兰，想怎么过就怎么过，我绝不打扰。”

　　我的决绝和冷静，让赵卫国脸上的笑容僵住了。

　　他有些难以置信地看着我，似乎想从我脸上找到一丝动摇的痕迹。

　　但他失望了。

　　我的脸上，只有一片冰冷的漠然。

　　就在这时，一直躲在赵卫国身后的白若兰，眼中却闪过一丝难以掩饰的狂喜和得意。

　　她终于等到这一天了！

　　只要我滚蛋，她就能名正言顺地成为赵家媳妇！

　　或许是太过激动，或许是急于摆脱我和婆婆这两个麻烦，她想都没想就脱口而出：

　　“离就离！谁稀罕！卫国哥早就受够你了！”

　　她上前一步，脸上带着胜利者的姿态，轻蔑地扫了一眼矿井的方向。

　　“哼，那种鬼地方，塌了才好！早该封了！”

　　她撇了撇嘴，语气充满了嫌恶和不耐烦。

　　“谁让她自己贪心不足！非要进去找什么老东西！死了也是活该！”

　　话音刚落，全场死寂。

　　所有人的目光，都唰地一下集中在了白若兰的身上。

　　我猛地看向她，心脏狂跳！

　　老东西？！

　　她怎么知道婆婆是去找“老东西”？！

　　这件事，除了我和婆婆，还有怂恿婆婆去的人，根本不可能有第四个人知道！

　　除非……

　　一个可怕的念头瞬间击中了我！

　　是她编造了谎言，怂恿婆婆进入这个废弃、危险的矿道的！

　　难怪她一直阻止赵卫国回来！

　　原来这一切，都是她设计的！

　　这个恶毒的女人！她想要婆婆的命！

　　“白若兰。”

　　我的声音不大，却像惊雷一样在死寂的空气中炸响。

　　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我身上，又转向脸色瞬间煞白的白若兰。

　　“你刚才说什么？” 我一步步逼近她，眼神锐利如刀，“你说……婆婆是去找什么‘老东西’？”

　　白若兰慌了，眼神躲闪，强装镇定：

　　“我……我瞎说的！谁知道她去干嘛了！”

　　“瞎说的？” 我冷笑一声，“这个废弃矿道，荒废了十几年，平时根本没人来！婆婆今天为什么会突然一个人跑到这里来？还偏偏往最危险的深处走？”

　　我的目光紧紧锁住她：

　　“你说啊！她到底在找什么‘老东西’？！”

　　“我不知道！你别问我！”

　　白若兰的声音开始发颤，下意识地后退。

　　“你怎么会不知道？” 我步步紧逼，“是不是你告诉她，这矿井深处，藏着赵家以前遗落的什么宝贝？什么传家宝？”

　　“你是不是故意把她骗到这个随时可能坍塌的地方，想让她死在这里，然后让赵卫国跟我离婚，你好顺理成章跟赵卫国结婚，以后也不用伺候婆婆？”

　　我的每一句话，都像重锤一样砸在白若兰心上。

　　她的脸色越来越白，身体抖得像筛糠一样。

　　“你胡说！我没有！我什么都不知道！”

　　她尖叫着反驳，但声音里的恐慌已经出卖了她。

　　10

　　“就是她！” 一个苍老的声音忽然响起，是村里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辈，“前两天，我亲眼看见白若兰偷偷摸摸地去找赵家婶子，两人嘀嘀咕咕说了好半天！当时我就觉得奇怪！”

　　“对！我也看见了！”

　　另一个村民也站了出来。

　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回忆起白若兰最近反常的举动。

　　证据虽然零碎，但结合白若兰刚才那句致命的失言，真相已经昭然若揭！

　　所有人都用难以置信和极度愤怒的目光瞪着白若兰。

　　这个看似柔弱可怜的女人，心思竟然如此歹毒！

　　“不……不是我……卫国哥，你相信我！是她污蔑我！”

　　白若兰彻底崩溃了，扑向赵卫国，试图寻求最后的庇护。

　　然而，此刻的赵卫国，却像是被抽走了灵魂一样，呆呆地站在那里。

　　他不是傻子。

　　白若兰刚才的话，村民们的指证，我的质问……

　　他难以置信地看着怀里瑟瑟发抖的女人。

　　这个他放在心尖上疼爱，为了她不惜忤逆母亲、辱骂妻子的女人，竟然……

　　竟然在利用他，设计陷害他的亲生母亲？！

　　一股从未有过的、混杂着羞耻、愤怒、悔恨和被欺骗的巨大情绪，瞬间淹没了他。

　　赵卫国猛地抓住白若兰的肩膀，力道大得几乎要捏碎她的骨头，眼睛里布满了血丝，声音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，

　　“真的是你……唆使我妈来这里的？”

　　“卫国哥……我……我不是故意的……我只是……”

　　白若兰吓得语无伦次。

　　“你想让她死在这里，对不对？！” 赵卫国猛地咆哮起来，状若疯癫，“你这个贱女人！你竟然敢利用我！利用我去害我妈！”

　　他无法接受自己被心爱的女人当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傻子！

　　一个帮凶！

　　“啊——”

　　赵卫国情绪彻底失控，猛地用力一推！

　　白若兰尖叫一声，身体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，朝着旁边一处陡峭的碎石坡滚了下去！

　　咚！

　　一声沉闷的撞击声传来。

　　白若兰趴在坡底，后脑勺鲜血直流，身体抽搐了几下，便一动不动了。

　　现场一片死寂。

　　所有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惊呆了。

　　就在这时，远处传来了大型机械的轰鸣声和专业的呼喊声。

　　专业的救援队，终于赶到了！

　　救援队员迅速接管了现场，利用专业设备，很快就将昏迷的婆婆从矿井下成功救了出来。

　　经过现场急救，婆婆悠悠转醒。

　　当她从村民口中得知事情的全部真相，得知自己差点死在白若兰的阴谋和儿子的冷漠之下时，她浑浊的眼睛里充满了悲哀和彻底的失望。

　　她看着被民警控制住、失魂落魄的赵卫国，缓缓地摇了摇头，一句话也没说。

　　但那眼神，已经说明了一切。

　　警察很快赶到，带走了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的赵卫国，以及白若兰的尸体。

　　矿难的风波，终于尘埃落定。

　　我毫不犹豫地向法院提起了离婚诉讼。

　　婆婆在医院醒来后，第一个支持我离婚，并主动向法官陈述了赵卫国的种种劣行和白若兰的阴谋。

　　离婚手续办得异常顺利。

　　因为我在这次矿难中表现出的冷静、勇敢和一定的急救知识，居然还受到了市里的表彰，并给我颁发了荣誉奖状和奖金。

　　前世的烈焰焚身，今生的矿井惊魂，赵卫国的背叛，白若兰的恶毒……一切都过去了。

　　（完）